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朝戈金 主编

口头传统文类的界定： 以云南元江哈尼族“哈巴”为个案

刘镜净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头传统文类的界定：以云南元江哈尼族“哈巴”为个案 /
刘镜净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ISBN 978-7-5203-2264-5

I. ①口… II. ①刘… III. ①哈尼族—民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9499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郑成花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35千字
定 价 6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编委会

主 编 朝戈金

编 委 卓新平 刘魁立 金 泽 吕 微 施爱东

巴莫曲布嫫 叶 涛 尹虎彬

总 序

自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 (W. J. Thoms) 于 19 世纪中叶首创“民俗” (folk-lore) 一词以来, 国际民俗学形成了逾 160 年的学术传统。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百年来的发展几起几落, 其中数度元气大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这一学科方得以逐步恢复。近年来, 随着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学理依据正是民俗和民俗学) 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倡导, 民俗学研究及其学术共同体在民族文化振兴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 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是中国民俗学开拓者顾颉刚、容肇祖等人长期工作的机构,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批较为活跃和有影响力的学者, 他们大都处于学术黄金年龄, 成果迭出, 质量颇高, 只是受既有学科分工和各研究所学术方向的制约, 他们的研究成果没能形成规模效应。为了部分改变这种局面, 经跨所民俗学者多次充分讨论, 大家都迫切希望以“中国民俗学前沿研究”为主题, 以系列出版物的方式, 集中展示以我院学者为主的民俗学研究队伍的晚近学术成果。

这样一组著作, 计划命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从内容方面说, 这套书意在优先支持我院民俗学者就民俗学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成果, 也特别鼓励田野研究报告、译著、论文集及珍贵资料辑刊等。经过大致摸底, 我们计划近期先推出下面几类著作: 优秀的专著和田野研究成果, 具有前瞻性、创新性、代表性的民俗学译著, 以及通过以书代刊的形式, 每年择选优秀的论文结集出版。

那么, 为什么要专门整合这样一套书呢? 首先, 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

角度考虑,我们觉得,民俗学研究力量一直相对分散,未能充分形成集约效应,未能与平行学科保持有效而良好的互动,学界优秀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被本学科之外的学术领域关注,进而引用和借鉴。其次,我国民俗学至今还没有一种学刊是国家级的或准国家级的核心刊物。全国社会科学刊物几乎都没有固定开设民俗学专栏或专题。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国家级学刊繁荣的情形相比较,学科刊物的缺失,极大地制约了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发表,限定了民俗学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影响力的发挥,严重阻碍了民俗学学术梯队的顺利建设。再次,如何与国际民俗学研究领域接轨,进而实现学术的本土化和研究范式的更新和转换,也是目前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因此,通过项目的组织运作,将欧美百年来民俗学研究学术史、经典著述、理论和方法乃至教学理念和典型教案引入我国,乃是引领国内相关学科发展方向的前瞻之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最后,近年来,随着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推进,也频频推动着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的适时调整,这就需要民俗学提供相应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检验成果,并随时就我国民俗文化资源应用方面的诸多弊端,给出批评和建议。

从工作思路的角度考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着眼于国际、国内民俗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整合、介绍、分析、评议和田野检验,集中推精品、推优品,有效地集合学术梯队,突破研究所和学科片的藩篱,强化学科发展的主导意识。

为期三年的第一期目标实现后,我们正着手实施第二期规划,以利我院的民俗学研究实力和学科影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确保我院的民俗学传统在代际学者之间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本套书系的撰稿人,主要来自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民俗学者们。

在此,我代表该书系的编辑委员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和院科研局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朝戈金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哈巴”研究的学术走向	(11)
一 前期研究:从概观到结构	(12)
二 后期研究:从分类到歌种	(14)
三 “体裁”研究:局限性与张力	(21)
本章小结	(24)
第二章 本土观念中的“哈巴”:语义分析	(26)
一 可拆分与不可拆分之间:传统语境中的“哈巴”释义	(26)
二 “哈巴”的语义学分析及其释义	(35)
本章小结	(38)
第三章 文化语境中的“哈巴”:文类界定	(40)
一 “哈巴”文类界定的困境	(40)
二 元江哈尼族口头传统概况	(47)
三 “哈巴”的地方分类体系	(51)
四 “海姆斯模型”:言语行为与文类界定	(65)
本章小结	(79)

结语	“哈巴”文类界定的不确定性:问题与反思	(83)
附录一	田野访谈(节选)	(89)
附录二	田野研究报告(节选)	(121)
附录三	田野日志(节选)	(125)
附录四	老挝班或旧寨口头传统概况	(168)
附录五	云南省元江县羊街乡水龙村哈尼族“十月年” 调查报告	(175)
附录六	哈尼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94)
附录七	哈尼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98)
主要参考文献		(204)

图表目次

表 1	哈尼族人口达 5000 人以上的 20 个县(市)人口分布	(2)
图 1	乌竜访谈	(5)
图 2	我也梳妆去迎亲	(5)
图 3	迎亲路上	(6)
图 4	新娘拴线进门	(25)
图 5	莫批杨月阿	(30)
图 6	拉力俯瞰图	(31)
图 7	小阿爷杨仲机	(32)
图 8	田野中的外公和我	(34)
图 9	布孔支系葬礼上正在做仪式的莫批	(39)
图 10	布孔支系的“咪刹围”	(39)
图 11	主持葬礼的莫批在演唱“哈巴”	(41)
图 12	布孔支系葬礼上的“农冢”	(43)
图 13	布孔支系出殡时的“过棺”仪式	(46)
图 14	潘郎壳协力者:李江燕一家	(50)
图 15	水龙远景	(53)
图 16	水龙:妇女们等着给“打莫搓”的亲友敬酒	(54)
图 17	潘郎壳远景	(55)
图 18	模仿熊、豹子等动物动作的“莫搓”	(57)
图 19	潘郎壳的磨秋桩	(58)
图 20	采访倪立生	(60)
图 21	采访潘郎壳莫批倪来阿	(61)

图 22	拉力“哈巴”演唱程式示意	(64)
图 23	李波龙舅舅	(65)
图 24	布孔支系葬礼时的“伢迟吧”	(67)
图 25	“伢迟吧”时一起分食鸡肉	(69)
图 26	女方亲友哭嫁	(71)
图 27	右一为潘郎壳“哈巴”女歌手	(74)
图 28	哈尼支系丧礼上的莫批	(77)
图 29	“哈巴”内部分类体系图示	(78)
图 30	弹三弦的哈尼男子(王建福摄)	(81)
图 31	山顶上绿树包围的哈尼村寨	(124)
图 32	黑山羊“当陪”	(126)
图 33	用于祭献的小猪	(127)
图 34	灌酒的妇女	(128)
图 35	献饭的莫批	(130)
图 36	献饭的妇女	(131)
图 37	莫批李朗者、李朗吉	(132)
图 38	左一为田野协力者杨德征,右一为田野协力者杨晓林	(133)
图 39	莫批龙浦沙	(135)
图 40	莫批龙浦才	(137)
图 41	号手杨德行	(139)
图 42	莫批杨章波	(140)
图 43	莫批杨里黑	(142)
图 44	拉力家人合影	(146)
图 45	莫批王愆光	(148)
图 46	莫批张绍发	(150)
图 47	采访阿波李波嘎	(154)
图 48	那诺街上卖菜的哈尼妇女	(155)
图 49	奔怒县城街景	(156)
图 50	奔怒的集市	(158)
图 51	采访班或旧寨贝摩飘桑	(160)
图 52	席地而卧的我们(妹土摄)	(161)
图 53	写田野日记时被围观的我(妹土摄)	(162)

图 54	阿卡传统民居“纽哦”	(163)
图 55	采访班或新寨贝摩岗最	(166)
图 56	班或旧寨下寨(妹土摄)	(169)
图 57	就口头传统相关问题采访村中阿卡老人(妹土摄)	(171)
图 58	阿卡老年妇女(妹土摄)	(174)
图 59	哈尼妇女做汤圆	(181)
图 60	杀猪当天早上主妇在屋外做饭	(184)
图 61	辈分小的人家把煮好的鸡肉或猪肉等送到 辈分大的人家中	(185)
图 62	宰杀祭献的鸭子	(186)
图 63	杀年猪	(188)
图 64	送粑粑的小男孩	(190)
图 65	准备供猪头	(191)
图 66	独具特色的元江哈尼族棕扇舞	(203)

引 言

一 问题意识的由来

哈尼族是我国西南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从民族志地理（Ethnogeography）来看，她还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泰国、老挝和缅甸等国家。国外哈尼族一般被称为“阿卡”（Akha），综合近年的官方数据及田野材料，人口约为 50 万人；国内人口总数 163 万人位居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第 2 位，是云南省所特有的 15 个少数民族之一^①。行政区划上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红河州的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四个边境县；普洱市的墨江、江城、澜沧、宁洱、镇沅和景东；西双版纳州的景洪、勐腊、勐海；玉溪市的元江、新平、峨山。以上地区集中了哈尼族 95% 以上的人口。除此之外，昆明市、楚雄市、曲靖市等地也有哈尼族分布。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哈尼族生息繁衍于红河与澜沧江流域、哀牢山和无量山之间海拔 800—2000 米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他们依山而住，脚踩天梯，顺山造田，在大山的脊梁上耕作、收获、生息与发展，创造并传承了本民族丰富多彩、蕴藉深厚的口头文化。

^① 据“云南省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云南省排名前四位的少数民族及人口数量分别为：彝族人口为 502.8 万人，排名居第一位；哈尼族人口为 163.0 万人，排名居第二位；白族人口为 156.1 万人，排名居第三位；傣族人口为 122.2 万人，排名居第四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dfkpcgb/201202/t20120228_30408.html。

表 1 哈尼族人口达 5000 人以上的 20 个县（市）人口分布

排名	县（市） 名	人口 （人）	占该县（市） 总人口 比例（%）	排名	县（市） 名	人口 （人）	占该县（市） 总人口 比例（%）
1	红河	231919	78.22	11	澜沧	49715	10.1
2	墨江	222174	61.63	12	宁洱	45998	24.77
3	元阳	206336	52	13	个旧	28555	6.21
4	绿春	196040	87.8	14	思茅	27393	9.2
5	金平	93330	26.2	15	镇沅	25394	12.17
6	元江	89510	41.17	16	建水	14431	2.72
7	景洪	83704	16.1	17	新平	12500	4.4
8	勐腊	68373	24.27	18	景东	12477	3.47
9	勐海	63357	19.09	19	峨山	12054	7.4
10	江城	57473	47.29	20	孟连	9585	7.07

资料来源：《哈尼族研究》编辑部：《哈尼族人口及分布状况》，《哈尼族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63 页。

由于历史上没有形成过自己的民族文字，哈尼族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形式大多以口头传承的方式保存下来，许多重要的民俗文化、民间智慧和地方知识都承载于各种口头传统中。“哈巴”（ $xa^{33}pa^{31}$ ）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口头艺术形式。“哈巴”，又有“拉巴”（ $\mu a^{31}pa^{33}$ ）、“惹咕”（ $ze^{33}ku^{33}$ ）、“数枝”（ $\textcircled{C}u^{31}t\textcircled{C}i^{33}$ ）等不同的称谓，民间通常释为“山歌”“曲子”或“调子”，被广泛地应用于哈尼族的民俗生活场合，在传统哈尼族社会长大的哈尼人没有不知道“哈巴”的。作为哈尼族文学世界里的一朵奇葩，“哈巴”在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中凝结着哈尼人的文化传统、族群记忆和民众智慧，对我们研究哈尼族的历史和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如此重要的口头传统，在民间的存在也是一种自在状态，民众只是自然而然地承袭它，并未对其进行更多的思考，甚至连

“哈巴”这个名称具体是什么意思都众说纷纭。而在学界,由于“哈巴”产生和形成年代十分久远,再加上既缺乏书面史料的相关记载,也缺乏来自民族志诗学的田野观察与理论研究,致使“哈巴”研究有较大困难,迄今为止对这一重要的口头传承,尚未做出较为精准的概念界定,相关的文类阐释也大多停留在民间文学的传统分类体系中。要继续诸如族源、历史、文化等的下一步研究,我们首先就必须对“哈巴”这个名称的释义及其文类进行探究。这就需要我们从事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哈巴”这个特定的术语,尤其是需要我们结合具体的传播语境,在不同表演情境中界定“哈巴”在民间的演唱实践中应归属为哪些具体的文类。

二 田野研究过程

我的家乡就是我本人的田野点——云南省元江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中南部,隶属于玉溪市,东与石屏县毗邻,南与红河县相连,西与墨江县接壤,北与新平县紧邻。元江是哈尼族聚居的县域,全县共辖3街道2镇5乡:澧江街道、红河街道、甘庄街道,因远镇、曼来镇,羊街乡、那诺乡、洼垭乡、咪哩乡、龙潭乡。2012年末全县户籍人口205744人,少数民族人口166532人,占总人口的80.9%,其中,哈尼族8730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2.43%。

我父母都是哈尼族,外婆家也在传统的哈尼族村寨,因此我也算是传统中的一分子。对我而言,“哈巴”并不陌生,从小到大只要是过年过节一般都会听到有人演唱。但在接触口头传统相关知识之前,我从未考虑过“哈巴”究竟具有怎样的传统属性这个问题。待到我产生这种学术自觉意识时,又发现手边的著述中并没有谁能给出现成答案。经过导师的指导,我意识到只有回到民间,回到自己的传统中才能找寻到问题的答案。于是,我带着回答问题的愿望,采取田野研究的方法,通过实地调查掌握民间话语系统和分类体系,再结合课堂学到的理论方法对其进行学理性阐释。

根据研究方向,我最终所要掌握的是一种民众知识,一种当地百姓对于自身传统的本土分类法,因此,较之于具体的表演事件,我的田野研究

重点更应当放在多层次的访谈上。通过对传统社会中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的民众进行详略不一的民族志访谈,期望达到以下目的——发现传承人的传统曲库,通过个人的传统曲库了解“哈巴”的传统曲库;看不同类别的莫批($mo^{33}phi^{33}$)^①所掌握的曲目有无不同;大莫批是否就一定是“哈巴”能手;注意关键词的出现;掌握当地一个基本的文类分类法;收集关于“哈巴”一词语义阐释的资料;了解不同场境下“哈巴”的具体演唱情况;看“哈巴”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是什么,其地位如何;关注代际差别;“哈巴”在传统社会中的生命力怎样、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之前的2004年7月,我就“哈巴”的名称释义和其中的分类体系问题到元江县因远镇乌布鲁冲村进行过初次的探查工作。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以后,在导师的要求和指导下,我又利用寒暑假时间,于2005年2月及7月两次在元江县因远镇卡腊村委会三合寨村民小组和那诺乡那诺村委会潘郎壳村民小组进行了多点田野调查,每次为期均不少于两周。这两次田野调查所围绕的中心也都是“哈巴”一词的释义情况和“哈巴”的内部分类体系。

2006年寒假,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后,我结合课堂所学拟定了一份较为详细的田野研究大纲,做了充分的案头准备工作,于2月2—24日再次在元江县进行了为期17天的田野研究。此次研究的田野点是羊街乡垭霞村委会水龙村民小组、浪支村委会塘房村民小组;因远镇卡腊村委会拉力村民小组、乌竜村民小组;咪哩乡咪哩村委会;羊岔街乡旦弓村委会小拉史村民小组。主要任务依然是围绕“哈巴”的名称释义和其中的分类体系进行系列访谈。访谈分有深浅不一的层次:(1)对于采访的重点对象——莫批,我采用的是深入访谈的方法(本次田野中我采访过的莫批共有11位,其中水龙5位、拉力3位、乌竜1位、咪哩1位、小拉史1位);(2)针对传统中的一般民众,我采用了较浅一些的访谈方法(本次田野共采访一般民众19位,其中水龙9位、塘房1位、拉力6位、咪哩1位、小拉史2位)。

① 莫批($mo^{33}phi^{33}$),即哈尼族祭司,元江汉语方言将其称为“贝玛”($pe^{31}ma^{21}$)。《哈尼族文学史》中有论述说“莫批”和“贝玛”是莫批体系中的不同等级,一批莫批学徒中最后继承师傅衣钵的,学艺最精的那个才叫“贝玛”,其余学徒都叫“莫批”。我在田野访谈中曾多次询问过这一问题,但得知元江并无这种说法,当地哈尼族群众认为“莫批”和“贝玛”就是一回事,不同的是前者是哈尼语表述,后者是汉语的叫法。



图1 乌竜访谈

2006年暑假，我第三次抵达那诺乡那诺村委会潘郎壳村民小组，在那里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定点田野研究。期间，我进一步掌握了当地哈尼族口头传统概况，了解了与“哈巴”相邻近的各种文类的情况。田野过程中我参加了一次婚礼，之后还到因远镇卡腊村委会三合寨村民小组参加了我外祖父的葬礼，亲历了“哈巴”演唱的自然场境，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了直观的认识。此次田野研究对本书写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所获得的不少第一手材料都直接运用到了本书中。



图2 我也梳妆去迎亲

在具体的研究步骤中,我采取了如下技术路线:梳理、归纳国内有关“哈巴”研究的文献资料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选择元江哈尼族各支系中有代表性的村落作定点的实地田野研究;根据田野研究所获取的第一手材料,结合相关理论依据,分阶段写作田野研究报告,以最终完成本书。

三 本书写作方法

在一系列田野实践的基础上,本书借鉴了民族志的叙事阐释方式进行文化书写,与此同时,运用了下述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进行学理分析。

首先,要将“哈巴”一词的释义弄清楚,就必须运用语言学方面的相关理论知识。语义学(Semantics)是研究语言中的意义的学科。在传统语言学上,语义学专门研究词汇的意义和词义变化,是广义词汇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在现代语言学中,语义学是语言分析的一个重要分支或平面,着重研究包括语素、词、短语、句子以及句群在内的“一段语音系列”是如何包含信息的,等等。语义学方法之外,还须参照语用学知识,并结合具体的传播语境来探究“哈巴”名称的意义,因为“哈巴”是一种口头艺术交流形式,是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口头传统。



图3 迎亲路上

其次,国内民俗学研究一直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方法论,我自己在梳理“哈巴”的内部分类体系时也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这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借鉴美国学者戴尔·海姆斯(Dell Hathaway Hymes)的“言说模型”(SPEAKING model)。

海姆斯是著名的语言人类学家,讲述民族志的创始人,“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学派^①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旨趣在于语言的运用、口头叙事与口头诗歌、人类学与语言学的历史、美洲本土印第安人和宗教学等方面。近年来,他也开始关注口头叙事的分析。在所有的研究领域,他认为自己最积极关注的还是美国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口头传统及语用研究,且在研究中调用了人类学、语言学以及民族学的知识。海姆斯提出的著名“言说模型”由以下八个基本概念的首字母构成,恰恰对应于“言说”二字的英文“SPEAKING”,故称为“言说模型”:S(Setting and Scene)——场景和情境;P(Participants)——参与者;E(Ends)——目的;A(Act Sequence)——行动次序;K(Key)——基调;I(Instrumentalities)——手段;N(Norms)——规范;G(Genre)——文类^②。

以上八个概念工具可谓研究言语行为的八个维度,既可应用于话语分析,也可应用于田野观察。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独立运用于所有的言说行为。在对一次具体表演的考察中,人们或许不会关注所有项目,但它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参照框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将这种框架放大到一个传统中,以其为考察维度,对“哈巴”进行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① 在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和讲述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的影响下,为推动口头艺术文本呈现的新实验,美国一些有人类学、语言学兴趣的诗人与一些对诗歌颇有研究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产生了共识,强调要将讲述、经颂、歌唱的声音还原给谚语、谜语、挽歌、赞美诗、寓言、公开演说和叙事等口头表达文化。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和杰诺姆·鲁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联手创办的《黄金时代:民族志诗学》(*Alcheringa: Ethnopoetics*)在1970年面世,成为民族志诗学学派崛起的标志。其核心人物是泰德洛克和海姆斯。“民族志诗学”的创立,体现了口传文学的再发现对文学文本概念和英语世界中的散文与韵文二分法的挑战和更新。详见巴莫曲布嫫、朝戈金《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6期。

② Hymes, Dell, *Foundations of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另参见[美]杜兰蒂(Duranti, Alessandro)《语言学的人类学阐释》(西方语言学丛书,原版影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290页。